捷錄大成

信

梁唐晉漢周總論

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分權襲據衮冕岌巍十國世家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髠盜販衮冕巍巍而要其當時之爲君者自賊盜之外初無荒淫暴虐如前五代者比然而享祚不亦前代也致治不元嘉也永年不梁武也富强不隋煬也不及百年天下五擅蘇子由五代論凡易八姓宋高祖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是果

天命之值乎抑其君之失德致然也吾嘗合而
觀之盜賊也而爲君 朱温 夷人也而爲君 後唐 晉漢 養
子也而爲君 唐明宗 王周世宗 黥卒也而爲君 東漢世 家周太
祖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 祖自指其頸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 有一號
而三姓者 唐 有一號而二姓者 周 自書紀以來
未有也堂堂天位奉天者立之中國天下中國
人居之而可使失德非類者久處乎故傳世之

久者十有七載也 梁 其次者十有四載也 唐十[illegible]
次者十有一載也 晉 又其次者十載也 周 甚者
四載而失矣 漢 變國若傳舍 史記 序 易代如更戍
五代史天下之人視其上 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 君民相昧如髮欒草
木 五代序生民膏血塗草野髑髏暴原隰君民 相昧如髮欒草木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浮頤沈顛靡所底定 淳熙內禪頌藝祖殿初造 草昧相時之黔論胥于晉
浮頤沈顛 靡所底定 世運至此非天地閉塞之時哉 五代 史五

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與雖然五季之亡國同而其所以亡者又不可一例視也是故梟其篡取中國之罪則朱三爲惡首而舉兵入關者唐同逆也推其俛屈夷狄之罪則石郎爲戮魁而奉表契丹者劉知遠奉表契丹契丹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賜以木柺○如漢賜几杖之比同辱也言之污口舌書之汚簡牘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呂氏春秋駕加也故弒逆之禍

趣於梁篡刼之亂兆於唐夷狄之禍慘於晉漢臣之禍作於漢朱李石劉之亡盡謂天命之衰不可也正學集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周則不然太祖開創於前世宗栽培於後十餘年間善政累書與唐明宗稱三令主致堂曰五代之君世宗爲上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而亡國亦若是之速又何也豈帝王自有眞通鑑天將生聖人爲生民主初唐明宗每夜必焚香禱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

推顛天蚕生聖人爲生民主而日月既出爝音爵火不容熒[illegible]息乎。五代史日月出爝火息故眞人作而天下同

宋朝

宋帝歌

太祖太宗眞仁英　神哲徽欽都汴京
南渡高孝傳光寧　理度恭端終帝昺

宋朝總論上

太祖建隆 乾德 開寶　太宗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　眞宗咸平 景德 天禧

大中祥符 乾興
仁宗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英宗 治平
神宗 熙寧 元豐
哲宗 元祐 紹述 元符
徽宗 建中靖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
欽宗 靖康

太祖

昔藝祖皇帝提纛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閏金戈鐵馬之餘 魏鶴山文集藝祖皇帝提纛麾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閏金戈鐵馬之餘

中外忻戴 范文正書我太祖皇帝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 大[illegible]遂 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議者比之朱全忠石敬瑭 綱目受命而出因變而返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 然香孩兒營兆其瑞 初太祖生於夾馬營興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 面方耳大神其相 世宗見臣下面方耳大者殺之太祖日侍旁而不之覺 紫雲黑龍顯其異 董遵誨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黑蛇化龍 日光摩盪著其祥 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有一日黑光摩盪曰此天命也 則天命已有歸矣

李氏曰陳橋之變雖人心之效順實天命之有歸也蓋天猒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以應明宗之祝楊鐵崖集唐明宗願天蚤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猒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不然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安處之邪王命論卽位之始崇忠厚之治以子元元心學曰宋太祖崇忠厚之治子育元元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韓安陽纂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讀書而嗟堯舜深刑法

綱之疎寶訓帝讀尚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竄殛何後代法网過爲靡密也評增帝相宋翔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國學而贊孔顏肇啓人文之盛武臣亦令讀書帝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宿儒處以翰苑尊酒片言兵權盡釋如制嬰兒至論尊酒片言兵權盡釋又曰㔶酒易置如制嬰兒而利權重器在天子把握之中李漢水策天下兵柄不在藩鎭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其他服澣音緩濯之衣敦儉素也帝常服之衣澣濯至再碎七寶之器絕玩好帝王見孟昶寶裝溺器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命撞碎之也戒繡翠之飾念惜福也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帝主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命課農桑急民事也

周赧王時秦將白起攻趙殺趙將趙括懷降卒四十万於長平

大辟覆奏重民命也（宋主謂宰相曰人命至重枉法殺人朝廷不聞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褒贈韓通旌忠義也（宋主贈韓通中書令）

留意諸帥慎邊防也（贊訓太祖留意諸帥令李漢超出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中守易州何繼筠守棣州以拒北虜）衾帽之賜

恤將士也（以衾帽賜之）犯法有劍肅紀綱也（取得天下不欲用軍法約束誠恐犯者吾劍有餘耳）推心置腹消猜

忌也（宋主笑曰朕推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耶）覆試貢士求真才也去白起像惡好殺也（歷覽武成王廟而廟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千金購書崇道脈也（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親臨講武嚴武備也灸

艾分痛親骨肉也（光義嘗病帝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洞開重門悟心學也（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左右曰此如我心苟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之教（杜太后曰女萬歲後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太祖與趙普同記藏之金匱）

而挈天下于龍行虎步之弟（帝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

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劉元城曰太祖用心堯舜之心也）命將

而曰毋得暴掠生民成湯弔民伐罪之心也遣

使賑貸于諸州武王散財發粟之心也故能北

克李筠（取潞）東克重進（取淮南李重進）西克孟昶（平蜀）南

克李煜（取唐江南）取劉鋹於南漢服錢俶於吳越執

若決江河聲若走風霰音線。李淇水策太祖皇帝將明卒銳執如決江河聲若走風霰而榻邊無鼾漢音睡之人帝伐唐曰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不諱者則感賓服者則懷山堂考索藝祖皇帝受天眷命用造我區夏不惠者威賓服者懷而百姓有息肩之地文潞公集天命我太祖掃除僭偽俾萬方無塗炭之勞百姓有息肩之地山高水清之治歐文正宗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百年之間徒見山高而水清跨漢越唐艾軒集國家維持天下之具跨漢越唐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呂氏曰不惟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革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太宗

太宗沈謀英斷勤儉自勵親征太原混一版圖取北漢劉鈞喜讀書而曰開卷有益讀往史而不令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待文宣之後孔宣納直諫之疏禁寺觀之制振江南之饑申戒諭之辭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重循吏之選嚴贓吏之誅胡氏斷賜希夷之清隱賜陳摶號希夷先生

嘉穜（音冲）放之高節（令所在存問）因岐溝之敗而推誠
悔過因賀令圖之敗而鐍遺給復因彗（音歲）星之
見而避殿減膳因旱蝗之變而欲自焚答譴故
致治之盛駕軼（轍同）前王四海頌德聲薰天地（綱目）
淳化至道之間治績爲宋朝稱首熙熙然與羣
臣賞花賦詩而以天下爲樂（帝召羣臣賞花後苑曰四方無事朕
以天下之樂爲樂）雖觀燈乾元有自滿之意（朕躬覽庶政萬事粗

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而迹其所爲亦無忝於
太平天子（上諱炅）廣幾有道仁聖之主矣（陳摶曰聖上龍
顏秀異有天人之表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惜其改號（太平興國十二月改元）更
名（改名炅音炯）怒姪德昭貶弟廷美
（迹雖欺怒姪貶弟則據國之心立見）開元皇后不爲成服
（成服）則太宗顯渝盟之愆而趙普開光義之將
子之夕燭斧之疑奚解於人之附會也（初太祖召晉王）

屬後事遂見燭影下晉王有譏遜之。元楊鐵
狀上引柱斧戳𪖙地大聲曰好爲之。崖史義
拾遺開寶元年夜漏下四鼓晉王光義引柱斧
弒兄於大寢殿明日太史書曰宋趙普弒其君
臣胤普辯曰壬子之夕。晉不得入侍禁闥帝崩
普罔聞知普曷罪太史曰君親無將開光義之
將者若也上之繼恩鎖閣
弒也非若而誰爰立眞宗

眞宗

藝祖太宗重規疊矩之治 王師愈曰藝祖太宗眞宗聖聖相承重規疊矩

求直言蠲逋負釋繫囚頒九經汰 音泰 冗吏容

納狂妄德大如天 百姓爭財以狀投匭有比上德爲桀紂者上止令宮中錄

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 宋史筆斷 足曰未有如眞宗容納狂妄德大如天者也。

爲繼世之賢君 胡氏曰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賢君。景德之初契

丹入寇澶 音蟬 淵蛇蹤豕跡旁午關河狼毒傘腥

薰蒸樓櫓 截江網 邊書一夕五至而金軀保晏子

之臣 漢文 倡爲幸蜀幸江南之策 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

幸寇公如謝安 夢溪筆談澶淵之役人以其一時鎭物比之謝安 以掣

異論之肘 歐陽修論 起獨立赤幟親扶日轂 源流至論 飲

酒鼾睡後山叢談澶淵之役上使人候準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尺箠笞之寇公碑節彼萊公尺箠笞之。鼓鼙動地三春掀蟄震之雷戈甲連天千里散龍蛇之雪事文類聚六師用命名臣奏議澶淵之役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驩動用命。人百其勇章誼奏澶淵之役黃繖登陴人百其勇。胡雛褫魄截江網鑾輿自駕胡雛褫魄。夙不敢窺邊者三十有九年言行錄眞宗親征自是不敢窺邊者三十有九年銷鋒灌燧曾南豐疏至于景德契丹始講和好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

奠枕于京南豐集惟我眞宗乘時治平橐弓東矢奠枕于京。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陳宛丘文自北方罷兵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天下謂之大忠自警編寇萊公當國眞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噫使萊公之策盡行則將使子輪不返古文隻騎無還藝文類聚可保百年無事矣準欲邀稱臣因畫策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甘心歸幣宋人納幣之始而爲城下之盟王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其

帝之眷寇貽敵與邉塵甫靖意遂時驕（初學記）黠卒之說興（王捷言遇道人授以小環神劒蓋司命眞君也）而天書之事起得來自於朱能崇信獨聞于帝（言行錄孫奭諫天書曰臣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來惟自於朱能崇信獨聞于陛下）而西祀東封（詩林廣記魏野上王旦詩西祀東封今日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告成天地（帝召魏野辭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林藪望回過聽許令愚守）玉清昭應會靈景靈紛紛建作不曰獻天書于朝元殿則曰刻天書于寶符閣不曰

以方士（王中正卽王捷也）爲武衛將軍則曰贈道士（張正隨卽張天師也）號眞靜先生不曰聖祖降于延恩殿（帝曰朕夢神人傳玉帝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令今再見）則曰大會羅道于天安殿矯誣上天（胡氏曰祥符以後不過爲矯誣上天之主）以欺天下後世（孫奭曰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而五鬼之徒（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爲五鬼）摯諂（國策摯猶進也）售姦且賢如王旦而甘受美珠（初帝賜王旦酒曰此酒極佳及

發封皆美珠也以左異端之祖八面鋒所謂同浴不識裸裎者也或問似同浴而譏裸裎。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丁謂上封禪祥瑞圖士大夫爭奏符瑞崔立言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而羣臣爭奏野雕山鹿之祥孫奭言方今野雕山鹿並行奏簡。欲得天下好而寇老不召欲得天下寧而眼丁不拔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丁謂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寇準也是以民造訛言訛言帽妖至天降變異彗出北斗兩月並見大水日食之類矣隨石落[illegible]

仁宗

国月稱李庶表而太祖艱難之業蕩然爲之一空矣筆斷仁宗即位始爲馬恩出太后劉太后同聽政旣爲馬政出大臣宋綬言頃者恩出太后。而令又出大臣。呂夷簡順父出母帝廢郭后道輔等曰大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奈何順父出母乎。引其君蹈漢唐弊法遵堯錄當時執政之人不知以堯舜待其君乃引其君使蹈漢唐弊法。且又屢逐言事者以鉗天下之口謫孔道輔等余靖言陛下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之口。致天下齰音責舌歛齒古文柔舌而歛齒。不敢

申一黜耆將二年。葉清臣言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𪘲舌不敢議朝政者將二年。蔡襄四賢范仲淹余靖歐陽修尹洙一不肖高若訥之詩要非盛世所宜聞者自親政以來率多善政觀後苑之麥帝御寶岐殿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戢畿內之稅因月食而放宮人因大旱而求直言瑞豐年而卻草木之異論者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念民瘼而出通天之犀出犀角和藥以療民精心密禱以應天變天久不雨帝曰[illegible]庭次下罪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晝夜精心密禱爲佳耳寬卹民力罷寬卹民力司以憫人窮中夜忍一年之費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爲例𦂳秾服浣音緩濯之衣絕苑囿之好謹大辟之刑慎兵革之用笑言成恩鼓元氣以雷域中咳唾音唾唾同爲澤屛山集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笑言成恩咳唾爲澤騰百川而雨天下待問會元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其仰畏天俯畏人之意王安石疏仁宗之在位也仰畏天。俯畏人。昭然有

足多着慶曆中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宋文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而衆賢之進如茅斯拔石介慶曆聖德詩小范老子主邊事范仲淹知延州敵人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鐵面御史尊彈劾以趙抃爲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目爲鐵面御史。黑王相公在樞密以王德用爲樞密使契丹使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閻羅包老任要府包拯峭直剛毅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天下異人宰端揆遼使見潞公儆彥卻立改容曰天下異人也。富鄭公弼善北使之職卻獻納二字。韓魏公琦塞西賊之膽以韓琦范仲淹爲陝西使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歐文忠修變時文之怪歐陽修知貢舉裁抑時文復古體狄武襄青成廣南之功破儂智高廣南平濟濟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歐文正宗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智者出謀材者獻力。以共培四十二年仁澤呂氏曰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澤。滲四垠音銀而不可形王珪仁宗謚智括萬慮而不可測恩滲四垠而不可

形是以遼人請盟夏人太宗時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李繼遷叛走出祖像示戎人從者日衆釀成西夏之禍。後賜李繼捧趙保忠繼遷降賜名趙保吉子德明嗣德明子元昊契丹冊爲夏國王納款中國奠安有倚太山坐平原之埶雪窓集仁祖之時中國奠安有倚太山坐平原之埶以遼人之强大而請盟。以夏人之倔彊而納款。文恬武嬉舞蹈太平葉水心集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納者三十八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冨與地侔尊與天並宋文陛下席三聖之烈撫萬世之圖冨與地侔尊與天並。蓋社稷長遠終必瀕之者

英宗

蘇文忠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故其棄羣臣之日天下咸路祭巷哭風號雨血仁宗哀冊。南豐集仁宗皇帝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欷歔。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三代以來一人而已註見上仁宗無嗣擢濮王子宗實英宗於衆人之中升爲天子司馬光曰。先帝擢陛下衆人之中。升爲天子皇太后權同聽政羣小生疑簾窺壁聽古論簧舌塞聰待問。左右共會元。爲讒間兩宮成隙賴韓琦呂誨諸公調

護母子如初左傳遂爲母子如初撤簾之後政自已出以
上聖之資撫高世之行曾公亮表英宗以上聖之資撫高世之行優
禮大臣愛民好儒史臨政必問古治所宜凡有
裁決皆出羣臣意表史臣贊手不措揮口不煩言
抱朴子天下傳誦稱說德號彰聞南豐疏英宗皇帝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誦稱說德號彰聞雖蚤世登遐文苑英華天不福善蚤世登遐足

神宗

稱良主神宗惟儉惟勤勵精求治徒能溺賢遠
姦以奮大有爲之志史稱勵精求治將以大有爲也則庶幾哉
於康哉之歌可坐而聞者曹子建集康哉之歌可坐而聞若之
何其以不曉事之王安石司馬光曰安石但不曉事又執拗耳越
次入對而使新參得志乎嘗論自古君臣如帝
與安石相知極少安石求去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而安
石以孟子自待遵堯錄王安石意以孟子自待夔龍自任羅豫章集
安石自任以夔龍顧謂君不堯舜治不三代不止也程史

荆公自以爲遭遇顧謂君不堯舜治不三代不止也乃虛名實行強辯堅

志劉元城以八字斷王介甫之姦虛名實行強辯堅志以王敦之相邵氏錄李

承之曰知鄞縣王安石甚似王敦具伯鯀之才羅仲素集安石類伯鯀才辯過

人兼李林甫之惡唐坰詆安石爲李林甫懷少正卯盧杞

之姦帝謂安石曰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祖桑弘羊之智大學

衍義熙寧間宰相王安石祖桑弘羊故智立市易法效王莽之法黄氏日抄公遂

得以鄙夷當世之人十效尤王莽之法度行管夷吾商鞅之術陳襄言制

置司所議是管夷吾商鞅之術人言不畏元城語錄云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

法人言不足畏變亂舊制朱海菴奏劄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喜同惡

異待問會元王安石喜同惡異黑白不分不近人情蘇老泉辯姦論凡士之不

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范鎮諸人以新法罷呂誨歐陽修富弼司馬光

等而老成人不惜矣楊繪言老成人不可不惜宋敏求諸人

以新法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敏求蘇頌李大臨謂熙寧三舍

人程顥諸人以新法罷而臺諫爲之一空矣罷程

顥李常張戩王子韶數日之間臺諫一空。袞袞善良皆以國事相絕。聞見錄荆公謂姪防曰吾昔好交遊甚多皆以國事相絕。致君子落落如晨星。鶴林玉露覘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而其所用者笑罵之鄧綰。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傳法之沙門護法之善神。人謂韓絳爲傳法沙門。呂惠卿爲護法善神。厮僕之王珪鷹犬之商英家奴之薛向陳繹爪牙之張璪音躁李定。唐坰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薛向陳繹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

鷹犬相與手畫口說密贊其決。陸象山曰新法之議舉朝讙譁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猿攀狐媚斷區處奉行鶴山集寧元豐之間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于外。致天下嗷嗷詩林廣記上王安石詩者曰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數嗷嗷怨相公。若蜩螗音調唐之啾唧張九成書農者嘆於畎畝商者嘆於道路韓琦言而窮民瑣尾詩經瑣兮尾兮彫勊勊讀爲倔唐書多用凋勊勞勊之狀僅達於鄭俠流民之圖

俠上流民圖帝方目安石為今之古人帝謂綰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而不察其誤蒼生呂誨言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亂天下太后曰安石亂天下奈何。萎靡人心而鑿人耳目者邊堯錄安石之大用也變更祖宗法度創為新說以取必天下之人萎靡其心而鑿其耳目。固臨川之鼫鼠也音碩劉氏曰吳安石以臨川鼫鼠壞宋之國且又攻擾交趾沈起受旨於安石一意攻擾交趾始貳構怨西夏命官者李憲等五路討夏禍天下於兵已八路史是欲禍天下於

兵戈者也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而割七百里地以畀遼遼議疆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遂如河東割新疆凡東西失地七百里。俾甲兵鈍敝國語窮困生民欲相拯濟交阯藉為口實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吁至是而安石執拗之術左矣福建子之書悔之奚及安石退居金陵嘗書福建子三字於中山蓋為呂惠卿所誤也吾以是知呂惠卿等誤安石安石誤帝劉摯言聖上憂勤念治而政事如此此大臣誤陛下而大

臣所用者誤大臣也而帝誤萬姓也。偏聽則生姦獨任則
成亂。漢文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孰謂壞亂天下者而又非帝
邪。初帝怒岐王曰是我壞亂天下邪哲宗幼沖。高后以女中堯
舜。高后臨朝人號女中堯舜簾帷莅政。百段錦元祐之初簾帷莅政。苟利
社稷無愛髮膚。宣仁有言苟有利於社稷初無愛於髮膚。乃破歃血
之凶盟。宋史筆斷破歃血之凶盟誅根連之黨類登耆成於散地。擢
忠鯁於謫籍。秦少游集而呂公著司馬光諸人。顛頭

爛額於元祐七八年間。至論同管喉舌。前文盡行仁
宗之政。遼主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所黜者皆姦黨。章惇蔡確等
所革者皆蠹政。司馬光當國盡革熙豐新法天下咸謂快活條貫所建
者皆良法。置訴理所。置廣惠倉。舉經明行修之士。立十科舉士法。修定
學制。雖以斗筲穿窬之呂惠卿。蘇軾制詞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
亦知不容於時而懇求閒左。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
懇求散地。古跣退小人於閒左。百姓見活。民謂司馬光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

活我百姓。如出重泉見白日披氛（音分）霧覩青天（李文饒集）如出重泉而見白日。彼氛霧而覩青天。可謂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矣（范祖禹言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惜也衆賢不察而有洛黨（程頤爲首朱光庭等爲輔）川黨（蘇軾爲首呂陶等爲輔）朔黨（劉摯等爲首而輔者尤衆）之名操戈入室（至論操戈入室自相詆誣）朔黨川黨之名於士大夫乎奚補各立門户（元城了翁惟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夫有此門户）噫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辟之

居室者姦鄰悍僕潛機伺隙乃不爲禦務（武侮也）之計而自爲鬩墻之爭（徐照會元）是招之侮也是時新法之蠹未去熙寧之根尚存（至論）而公著大防等又不監陳實五王之禍（常安民移公有書引陳實五王事）欲爲調停以靖小人焉（光卒安石之徒爲飛語以權在位大防純仁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玉石同區（至論調停一倡玉石同區。）涇渭同波（古表涇渭同波。薰蕕同器）而不顧豈知斷蛇不死刺虎不斃

古論太后没後多有調戲官家者乎由是别用一
黨人。太后謂大防等曰老身没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公等亦宜蚤退令官家别用一黨
人。以尋舊歉羣言交擊寓惠録鱣獺如故待開會元惡
子方欲以元祐哲宗高后時年號爲嘉祐仁宗年號而不知
紹聖哲宗親政年號又轉而爲熙寧矣神宗安石用事時年號。
源流至論躬政以後小善無一春秋繁露不善無二大惡四五而大
惇小惇大蔡小蔡之徒宋史筆斷于時大惇小惇大蔡小蔡來蓋洙祖

簸音播頓關紐戲弄樞機文訣引用多訾讆音紫衛。
管子書訾讆之人勿與任大。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之人而望風
希進者又皆拍肩執袂小學書舞夜號文文山集變白
爲黑包孝肅集甲唱乙和至論紹述一語甲唱乙和。競爲紹述鄧潤
甫首陳紹述楊畏以對策主熙寧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輕變九年已
行之法蘇轍諫若輕變九年已行之法罷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怨而以先帝爲辭則
大事去矣四凶朋比報復仇怨黃履蔡確章惇邢恕。謂之四凶。報復仇怨。

元祐正人無得免者鼓爲烈焰漲爲洪流葉水心集宣和之末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辯黨之邪正鼓爲烈焰。張爲洪流而已。使朽骨啣冤於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龔夬跡其禍同於漢末之黨錮唐末之淸流。呂氏曰章卞上誣宣仁下誅諸賢誅心而論罪浮于曹節王甫之害黨錮諸正人。朱全忠李振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君子何辜罹此荼毒甚至廢賢后孟后立妃妾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高后。林希以老姦擅國之部。陰斥宣仁。而誣欲廢之是以火

入輿鬼而帝畧不辨身側之賊火入輿鬼。太史奏云主賊在君側。帝之昏庸漢之元帝也。十七史纂哲宗之昏庸漢元帝之流也。不啻之積雖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唐文正宗猶懼不甚況以不能爲君之浪子端王嗣之乎章惇嘗言端王浪子耳。徽宗初立用賢龔夬陳瓘鄒浩等去邪章惇邢恕天下吐氣程史建中靖國初黨禍稍解天下吐氣。自召用蔡京鄧洵武獻愛莫助圖按圖左曰元豐勳紹述者止溫益一人右曰元祐輿朝百執事咸在

洵武紹之子以父之謟安石者謟二蔡論者以紹爲安石之犬洵武眞犬子也。而重

貽天下之憂孫馨曰蔡子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大爲腹心之患

陳瓘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吁腐薪不可以撻兵淤泥不

可以膠物贅隅子書小人而可以圖治哉京固小人

之桀雄也荀子書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皇父卿士詩經則

媚皇父者來尹氏太師詩經則黨尹氏者進是以

謀夫孔多詩經悉僉夫也發言盈庭詩經皆莠音有言

也醜言也梁師成李彥朱勔音免王黼童貫與蔡京

號爲六賊相與蟬聯膴音武仕劉漢弼文集交結搆扇

富弼文集窺帝欲述父兄之志帝曰朕欲上述父兄之志。而因之

以竊其姦呂氏春秋竊猶容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陸賈新語故一惑於

報復則貶黨人籍黨人刻黨人不能停輪止轍

以息餘喘矣宋史筆斷徽宗廢經國之大猷三朝之端緒使不能停輪止轍以六葉

（息黹）餘一惑於玩好則朱勔領花石綱搜巖剔藪（音叟）。（綱目）以求木石聲焰薰灼而東南有小朝廷矣。（勔以花石取媚聲焰薰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時謂東南小朝廷。）一惑於方士則魏漢津與妻李良之說（漢津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而定新樂鑄九鼎矣一惑於神仙則置道階天神降（詔百官作天神降臨示現記）靈素據高座（講道經）而受冊爲教主道君矣（帝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卿等可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

一惑於修築則有萬壽山之作而修飾繕造之氾興者（衍義補道軟孔多窠臼不一橫恩濫賜之濫出修飾繕造之泛興。）不可勝記矣一惑於土木則有延福宮之作而豐屋華楹（古文豐屋華楹。奇構磊落）門千戶萬（古賦開猜庭詭異門千戶萬。）以美觀矣一惑於邊功而得志於西羌則謂遼亦可圖（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而李良嗣來（童貫以馬植歸良來植請圖遼圖燕之議始此）浮海通女眞

矣遣馬政浮海。女眞後避遼與使金約攻遼。宗諱吻名如盲一惑於諳音竇尅則收免夫錢收經制錢括田於京東西路劍膚椎髓劉漢弼劄子割股啖腹貞觀政要指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而民茹毒飲痛窮躬而無告矣大唐文粲一惑於微行則幸王黼第幸蔡京第主婦上壽稚子牽衣幸蔡京第命坐傳觴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卻酣飲無節而壹醉日富矣詩經壹醉日富。身爲萬乘之主

而皆天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莊子南華經君爲萬乘之。主以皆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幾三十年胡宏書曰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者幾三十年。古曰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唐書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曰允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荀悅申鑒聖主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允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帝之謂也故狳則升御榻也京師則大水也大雨七日水高十餘丈婦則生鬚音兹男則孕子也黑眚則見於禁中也而危證薦

蓁壞形層出矣雪窓集方臘則起於睦州也宋江則起於淮南也張仙則起於山東也高托山則起於河北也而羑兵潰音黃通鑑天地爲之分裂矣文山集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也。百姓怨讟音避怨也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悟後徽宗詔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宋將中微再受命之象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近在自前且交强悍之女眞袞兄弟之邊

遼亾
金起

悍高麗王曰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悍女眞虎狼耳不可交也取畏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胡致堂萬言書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綱目。金人來歸燕涿易檀順景薊而加爵進封深爲得計也外邇金虜而內納張瑴音珏。金張瑴以平州來歸受之旣納瑴矣而又函首於金金人以納叛來責詔殺瑴函首以畀金何恠乎郭藥師爲前驅而金虜來犯順哉李椿奏宣和間契丹郭藥師歸朝不

〔遂年乃爲金虜前驅。首來犯順〕藩籬自開誘盜賊於堂奧之內

關防不密納蜂蠆於懷袖之中〔截江網〕沙漠萬里

〔陳亮鑒戒箴二帝北巡沙漠萬里。〕自貽伊戚耳欽宗身値式微

〔詩經式微式微。微衰也〕南朝無人女直以滿萬之衆〔歐圭齋集〕

〔惟此金源起於海裔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藉百勝之勢〔宋史列傳女眞藉百〕

〔勝之勢。虜咼驕矜〕腥我天地〔范文正書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掠吾土毛

〔淇水策擾吾赤子掠吾土毛。〕蠶食鯨吞〔文訣鋒鏑霜犁乘鱗集鯨吞鼓顯。蠶食〕

張吻大肆需索〔索金五百萬銀五千萬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爲伯父割中山〕

〔太原河間之地〕嘻笑而來飽滿而去〔浮溪文粹〕僅惟李綱有

爲國之謀而又罷之以謝金人浪子宰相當國

〔李邦彥阿順趨諂人自爲浪子宰相。〕力主和議夫耕不食婦織不

裳〔古頌〕走騎如龍行車若水〔古賦〕遠供金虜虐咼驕

矜〔註見上〕之求比屋梠〔音閭虛中也〕空〔梅執禮對金人〕自衛無

黨敵來而懼敵去而舞〔柳文敵戒〕曾未得一夕安寢

而起視四境蘇文韓齡不粘音年溲喝已揮戈犯我
關矣金復分道入寇鋒鏑霜瑩註見上若決懸河而注爃
燼梁書卒棄鱗集註見上如舉炎火以爇飛蓬藝文類聚
向也寢火於未然今然矣向也杭鼓於未噬今
噬矣名臣奏議纛丁翁疏方抽兵反戍名臣奏議獨坐窮山通鑑
所以爲退敵之謀者不過曰六甲法六丁力士
北斗神兵天關大將郭京能施六甲法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

稱天關大將相與放兒戲而已今日割三鎮明日割
兩河後日上降表恇音匡怯也怯恐音㦚洟音胰屈志買
和歐陽論歐志買和。和莫大之辱柳孰知金人之㬥虎也其貪
狼也其獷猱音鐃猫也劉獻非我族類胡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陰狡叵音頗不可也測狡以結其歡而寢其侮其
可得乎古有之曰鼠忘壁壁不忘鼠金人不忘
宋矣越絕夫鼠忘壁壁不忘鼠越人不忘矣。卒之衣冠黔首爲肉

爲血。致堂萬言書廢廟荒地土宇日慶衣冠黔首。爲肉爲血。四壁之外皆非我有。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時雍議赦呂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而日射於晚霞徽宗詩日射晚霞金世界。人以其言爲讖天文帝座甚傾而青城一出帝復如青城吳芊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去南面之縈東獲爲虜春秋繁露辱莫甚於去南面之縈而東獲爲虜也。由是主帝位者非趙而張矣張邦昌非君而臣矣非宋而楚矣二帝九宮渡河北巡棘露沾衣

驚弦慘骨百役錄二帝北巡。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四顧瀰漭一望悴顏截江網巒塵拂面棘露沾衣。一望悴顏。四顧瀰漭。爲滄溟不滌之恥。致堂論遣使劄子攄憤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夫皇皇鉅宋萬里一姓朱韋齋集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八葉重光眞德秀跡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政宣不道政和宣和徽宗年號至有靖康欽宗原眞所自皆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歐陽珣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故帝亦曰宰相誤我父子帝至自金營哭曰宰我誤我父

子。噫帝王者中國之帝王中國者帝王之中國

道。古文帝王者中國之帝王。中國者。帝王之中國也。天𥘵帝王將以治中國也天𥘵中國將以居帝王也

天子則青衣國步則阢隉 伊洛淵源錄二帝蒙塵國步。阢隉。

諸夏則陸沈 止齋論靖康之禍諸夏陸沉而不恥。

京黼童貫諸奴輩雖流竄漂骨 江光祿集

罪至十族何以塞其責哉 晉史乘罪至十族未足塞責

宋朝總論下

○高宗南渡都臨安謂之南宋 ○兩宋十八帝三百二十年

高宗 建炎 紹興

孝宗 德芳之後太祖六世孫傳三帝 ○ 隆興 乾道 淳熙

光宗 紹熙

寧宗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理宗 德昭之後太祖十世孫傳五帝 ○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度宗 咸淳

恭宗 德祐

端宗 景炎

帝昺 祥興

金虜嶇興過劉石德光之暴靖康禍同永嘉

開運之酷。劉屏山文集然舉族雖北轅而數天同祖左

康王嗣統畧曰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數天同左祖之心。英宗之曾孫神宗

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康王一人。李忠定奏議英

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雖陛下一人而已。脫身危城之中

總師大河之外。李忠定賀高宗即位表此殆天意也。呂好問曰

大元帥在外元帥皇后在內此殆天意。康王膺神器之歸。皇太后手書巳

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有覆載不同之憤註二

繼綿力

薄材。書言故事未能鳴劍伊吾。韻府擧鳴劍而抵掌志馳伊吾之北。

直抵黃龍府。岳飛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而二帝在人掌

握。尹和靖集父兄宗族在人掌握。塵沙漠漠春鑾氊擁蔽夏西

風淒動秋朔雪袤丈冬。言行錄張九成策畧嘆馬角之

未生。祭徽宗文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水天而遊魂之

消久矣。輟耕錄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魄北望庭闈無淚

可揮。帝語何[illegible]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獨不思夔目水足抱氷

搖火會稽三賦以急救父母乎上湟皇言便〻可即真急來救我父〻母〻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何患國事不濟朝進一言以告和莫進一說以乞盟宗澤言[illegible]卯之臣[illegible]進一言以告和。莫進一說以乞盟。而抑心折節意凄情悲文鑑[illegible]諰讀如葸懼貌然惟冀大年之見哀帝致書于粘[illegible]唱曰今以守[illegible]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諰〻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廟堂[illegible]傳蓋[illegible]策著也言行錄屈膝請和知廟堂[illegible]作之無策。張膽論事善樞庭謀略之有人幸

有李綱入來方成朝廷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宗澤全城以待車駕肩背雖失大事記建炎之初肩背初之時也。克復有基而汪黃二姦肆浮雲以鄣日月陸賈新語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竟致苗劉二豎圖不軌以易天綱中興本末苗傅劉正彥圖不軌乞隆祐太后[illegible]聽政請上爲太上皇賴張韓諸臣勤王之師而奏功洗日至論勤王之師一至洗日之功立奏。六龍反正程史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六龍反正。不幸金虜哨騎飄

怱劉漢弼集塗戮生靈胡銓疏自維揚之變太上皇浮海生靈塗戮大內飛羅綺之灰丸衢轔公卿之骨羣盜所在蠭起帝疋馬南渡葛高言書虜騎乘虛直擣行在疋馬南渡狼狽不堪東極海嶠葉水心集牽連奔走東極海嶠又不得已而分地與盜以翟興等爲鎮撫使分地與之以紓旦夕之急不都川陜不都荊襄不都建康不都淮陽而作廟于臨安金來則金之地金去則盜之地而金又分中原之地以帝劉豫豫狀降金金立爲帝中原盡屬豫輿地之圖不登職方之籍者三分而有其二呂祖儉疏是帝固處小朝廷以求活也胡銓封事安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春秋書鄭棄其師而況棄天下乎嚐夫論春秋書鄭棄其師況棄人乎是時諸將方思投袂以先國急齊書而秦檜北還反一意撻辣郎君鶴林玉露洪忠宣自虜回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爲金人姦細翟汝文目檜爲金人姦細帝又喜得一佳士帝曰檜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

也。而仰首於人聽和與不和之命晦菴文集金湯恐
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胡[illegible]文啓以中虜之欲
第不知彼之欲和者畏我邪愛我邪抑欵我邪
張闡曰[illegible]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特欵我耳。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層
腐齒落漢文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蘇秦書而況決師
平江北虜數十萬卽震怖不敢南下帝自將禦金次于平
江金人自淮引還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可槩見者李綱
集親臨大敵使北軍數十萬震怖不敢南下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可槩見者。金以和
愚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朱子曰金始終以和愚宋宋始
終以和自愚。而舉國又斂兵以待和趙子砥曰金人講和以用兵我
國斂兵以待和。岳飛世忠克復之蹝如以水投石古文其言也如
以水投石莫之受也。以規投矩南豐集辟之投規於矩強之不合皆不見
報而甘受其詔諭之名甘忍其江南之號金以張通
古爲江南詔諭使甘屈夫稱臣之辱僅得許和之約僅

得河南之境。（薇文上穹，開悔過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而卽爲之寢兵戰，（諸將班師）又爲之貢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又爲之備藩方，（帝上金人表，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又爲之害忠勇，（殺岳飛）俾十年之力，（飛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廢于三字獄，（檜誣害飛，韓世忠詰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而二帝之駕終於五國城，（徽欽皆崩於金五國城）哀纏率土，冤薄層空。（桯史哀欽廟跡）於乎夫（音扶）差（音車）而（汝也）忘越王之殺而父邪？（張伯麟題壁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邪。）檜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王庶謂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而小智子義，（尹和靖集與秦檜書，多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賣國圖身。（呂中曰：秦檜賣國圖身。）天不祚宋，國有猛狗，（晏子春秋）狺狺迎吠，（六帖）故奸臣在朝，國之殘也。（十七史世家：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王之蠹也。）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兀朮欲棄汴去，有書

生叩馬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蓋少保與賊檜勢

不兩立者也岳少保論飛與檜勢不兩立。檜方謂天下太平

年蔣璐言朽柱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而陰險深阻通鑑陵轢音的縉

紳孫夢觀集依憑城社潛作威福陵轢縉紳。敢蔽公論竊富貴之勢利凶

類窮奇奪造化之鑪爐程史私竊富貴之勢利仰奪造化之鑪爐惡

同檮杌宋史斷姦臣之惡莫甚秦檜惡固同於檮杌凶實類於窮奇。無以父

檜子熺孫塤當國熺乃檜妻兄王喚之子腓大於股韓非子曰

腓大於股。難以趨走帝遵虜約首相毋易中興本末檜自虜歸力主和議

虜使通好有再易首相之約。十九載輔國專政而二百年之

貽謀掃地盡矣任元受啓論秦檜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

之貽謀。掃地盡矣。不幸天綱疎漏腰領誤全杜氏通典生也

失朱雲之請劒死也無林甫之斲棺程史論檜上擬漢臣

既乏朱雲之請劒。下斲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不亦失刑之甚乎和議

之說方行而虜情百狀朝王帛而莫干戈口道

和而心伺釁（截江綱）逆亮遠去巢穴（山堂考索近者逆亮遠去巢穴。擾首江上）據我江北鼓聲所震水波騰湧（葉水心集亮氏志平區夏南臨江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欲立馬吳山（金亮寫臨安吳山圖巳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于上曰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以看花洛陽（初亮曰我將看花洛陽。）豎儒生功成於釆石（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illegible]曰朝廷養士三十年而大功乃出一儒生。）郎主被弒於瓜州（按年錄亮在瓜州諸酋謀曰進有淹殺之禍退有歛殺之憂奈何一酋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則生矣遂弒之）而我江左彼苻秦（截江綱亮之再渝盟也采石之殺則我江左而彼苻秦矣）使天之假手其徒（王梅溪文逆亮之死天假手其徒以誅之。）帝慼慼靡所騁矣（詩經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吁少康一旅之衆不失舊物光武數千之卒漢以再興（李綱封事）高宗有江南之范增（山樵雜錄金劉祹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無如岳飛所謂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如飛者江南之范增乎。）有中興之名將（韓世忠劉錡等）使能以志勝氣以力勝口（水心）

集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以曲直爲老壯岳飛劉锜臣願提兵進討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强弱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劉珙疏

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太史公自敘故雖

宗澤有東京之捷澤敗兀朮敵人必曰宗爺爺翟進有西京之捷徐徽言有晉寧之捷趙立有淮陰之捷岳飛有廣德郾城朱仙鎮之捷金人謂岳爺爺韓世忠有江中大儀之捷中興武功第一張榮有興化之捷吳玠

有仙人關和尚原之捷楊沂中有藕塘之捷劉晄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三帥有柘皋之捷劉錡有順昌之捷王德用有宿州之捷酈瓊曰夜叉未易當也相與虎其勇熊其威出死力以捍社稷宋文而因循荏苒音飪冉日失歲亡經世大訓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所謂方畧如霍驃姚去聲不逢漢武徒結志於忘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者也

輟耕向非付托無憾[傳位太子帝曰付托得人吾無憾矣]社稷得人[岳飛見太子喜曰社稷得人矣]帝如宋祚何孝宗以太祖之後紹高宗之亂[初上虞丞婁寅亮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蛇豕未殺[音米]於疆陲[宋詔熊羆又王家昔何多於英傑蛇豕食上國今未殺於疆陲]而興復矣心於藩邸及即位恥屈辱之往謬懲玩寇之昨非[名臣奏議宣布十年養寇之往謬懲六十年玩寇之昨非]賴魏公忠肝義膽[中興大事記張浚平生忠肝義膽]倚如長城[帝曰朕倚魏公如長城]而

曰朝廷所恃惟公[帝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擢辛次膺而顯渡江之直任李顯忠而成靈壁之效數邊報克捷中外鼓舞[帝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雖李部符離之潰而初志不回立馬殿庭[未馬以便騎射]躬攜漆杖陰習勞苦[鶴林王露壽王在宮中常攜一漆杖嘗遊後苑命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鐵精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即夫堅忍之心[桯史帝曰天下事要在堅忍後廷策多士一卷子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

可無堅忍之心。宜可以噬手燕雲。初嶽飛疏噬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而稱藩而繫單于之頸。飲月氏音支之頭矣。大儒大奏議。欲報雪仇恥則未能繫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然方欲用浚而湯思退史之姦叅之方逞恢復而和議之說惑之詔議和金得失豈知虜力不足雖戰必和虜力有餘雖和必戰。名臣奏議虞允文疏自敉一十年之間凡四與平盟而率自叛之而謂和猶可特爾虜力不足。雖戰必和。虜力有餘。雖和必戰。舉朝皆婦人胡銓諫和議請云毋

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上皆婦人也。固不足以議訖而浮謗如劉夢得曰。浮謗如川。聚蟁蟁字音文成雷。中山靖王傳衆喣漂山聚蟁成雷。浚終罷位。湯思退謂尹穡論浚跋扈楊甲之策不悅而四十五年所爭者止受書之儀。朱晦菴謂四十五年所爭者。止受書之儀則恢復之所以不成者緣帝以談兵草爲諱論兵草爲迂。甲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嬖嬪滿前。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草爲諱論兵草爲迂也。帝不悅置之第五而又不可

尋答夫食肉者之鄙矣 王梅溪集鑾袁謂夏以和得志食肉者鄙力主
和議 剿襄上游兵力單薄吳蜀要害 在我爲要一在彼爲害
故日要害 財賦匱之 劉珙疏 陵寢隔腥膻而賸嬪 [illegible]頻頻
瀰亂 註見上 尋意一張說而四賢罷黜 復以說爲僉書樞密
罷李衡王希呂周必大莫齊鄗人作四賢詩以記之 王淮陳賈之言入而
指道學爲邪氣 陳賈請禁爲學口謂指道學爲邪氣 以倒吾道
之戈 室論姦人在旁側目睥睨而已欲倒吾道之戈矣 雖權心遠慮無

一日不在中原 齊東野語壽皇雄心遠慮無一日不在中原 無一日
不行天下 帝曰朕[illegible]日行天下一兩遭 方寸心草昧 宋史孝宗 斷
心草昧爾偸安 遽不無千里畏人之過 明炳文啓未嘗有十年之生聚
但聞以千里而畏人。 値金主賢明仁恕 號小堯舜 而易姦爲
敵 改臣稱姪減幣定好正國之禮 史畧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
帝去皇字書用君臣禮至是始稱上爲宋皇帝正爲叔姪之國易歲貢爲歲幣 臥鼓邊
亭烽燧幽障 白孔六帖 刁斗夜停旌旗晝卷 藝文類聚 亦

彼此之幸耳然臨御二十七年之間起敬起孝（王才臣淳熙內禪頌壽皇起敬起孝。用家人禮）篤志慈闈（表謚左壽皇謚議在位二十。七年篤志慈闈定省無闕）凡施凡設歸美高廟（壽皇聖政序）章親之懿。二典所載不能及（史浩奏陛下事親之懿。二典所載。亦有所不能及者。）故得廟號孝宗識南渡之首稱者曰

光宗

制於將種之婦（李氏悍妬。高宗曰。是婦將種）而夫不夫嬖於陳源楊舜卿之黨（宦官）而君不君不踰重華宮不視疾不執喪而子不子賴趙知院（汝愚）以貴戚之卿扶危定傾作公（竭節後鄭湜草趙汝愚詞言曰我家多難賴頤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太皇太后躬定

寧宗

大策嘉王（寧宗）寅紹丕圖（朱熹曰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而中外晏然汝愚首貶內侍（陳源等十人）召大儒（朱熹）增置講讀官（黃裳陳傅良彭龜年）天下之人顒顒觀望（名臣奏疏）惜汝愚為人疏不能以厚賞酬韓侂（音託）冑之

勞朱熹曰汝愚當以厚賞酬韓侂冑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疎。不以爲慮而使得以懷怨行計劉弢古彌字以挾怨興謀而權歸侂冑由是以內批用臺諫矣弢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謂侂冑曰趙相欲專大功君恐不免嶺表之行侂冑問計弢曰惟有用臺諫耳御筆批出是也。遂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以內批罷朱熹矣以內批罷彭龜年矣又以京鏜[illegible]而一網打盡矣侂冑欲逐汝愚京鏜曰此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又從而禁僞學

會鄉試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籍僞學汝愚劉正周必大王藺爲首凡五十九人視君子若掌上之[illegible]古而進退之由心大椽柳文國本遼史甚小人之病風喪心者皆塡門排戶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戶。面結笑言張九齡集面結笑言。談生羽翼附韓氏以求得美官呂祖泰請誅侂冑配欽州牢城府尹曰女病風喪心邪祖泰曰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悠悠風塵靡靡媮俗清汾音消歇濁滓橫流文文山萬言策有若許及之之由竇屈

滕者及之諂事侂胄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不覺屈膝侂胄生辰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遂俯僂而入謂之由竇尚書屈膝執政。有若趙師𢍰音宰之犬吠雞鳴者侂胄過山莊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而聞犬嘷藂薄視之乃師𢍰也。有若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者自強稱侂胄爲恩主恩父。有若程松之以賤名達鈞聽者松獻妾於侂胄名曰壽松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乃若蘇師[illegible]之昵爲腹心者師旦爲侂胄腹心。自手食以上國策至宰執侍從臺諫

藩閫皆出自門廡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韓非子書若飛蛾之投夜燭[illegible]天子孫立於上僅守宗社而已矣圭齋集光霽之朝僅守宗社。噫邇齡告寧則朝堂生故庸人擾事千孔百出不至於極敗大壞則不已吾於是而信敵國外患人主之繩約也羣史品藻敵國外患人主之繩約。旣以內安爲厭常則必以外釁爲快意於是以中國有必伸之

理匹夫無不報之仇而下詔伐金詔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金羣臣勸先舉金主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而輕啓兵端御筆批韓侂胄又任國柄輕啓兵端搖蕩邊鄙元文類宋人兵起無名搖蕩邊鄙嗚呼金之仇刻骨不可忘宋之恨塲漢書音汲蓄不能洒孰云金之[illegible]此詔乃見於紹興之前辛稼軒文後此語見於紹興之斷亦似無專仇之義一不形於淳熙

孝宗之際而出於侂胄之手以故羽檄尺書也一名用插羽其上日奏金人入冠無聞不刃傷也水心集文訣膏鈍鋒刃血丹原野膏鈍鋒刃骼音格露骨曰骼胔音恣有肉曰胔月令掩骼埋胔相望宋史室廬靡存骼胔相望然後求和於金金人求首禍之臣丘崈議和金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軍前函首送太師以易淮陝侵地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瞑目六韜謂擅權作禍者一旦欸去禍來猶雷之震耳電之耀目疾速不能避矣侂胄之伐金

者乃自伐也君子謂南渡後一壞於紹興之秦檜再壞於開禧之韓侂胄。呂中作國史要畧謂宋南渡後一壞於紹興之秦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彌不其然與然自侂冑之罪而言斲棺斬骸張子愼書斲棺斬骸沈其五族之慘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言姦究音鬼漢書作姦軌外爲姦內爲究巳斃之首何足惜王柟求函侂胄首以[illegible]涓南樓鑰曰和議重事姦究巳斃之首何足惜命斲棺取首梟之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包羞古賦

亦孔之醜矣詩値蒙古元太祖鐵木眞世爲蒙古部長初未有國號至世祖始號曰元造兵於沙漠從亦不花和而罷金歲幣兩不稱兵不然吾慮宋難未歇也韓侂胄雖誅史彌遠誅侂冑於玉津園史彌遠益恣幸帝荒髪窺間

理宗

廢立帝崩彌遠矯詔立貴誠封皇子竑爲濟王理宗因以得位不思去身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陳塤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

妃侍內嬖史惡外專眞德秀非眞小人也用
也之而不誠魏了翁非僞君子也棄之而後已梁成大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三凶居路梁成大莫澤李知孝爲彌遠鷹犬人目爲三凶。四木當途薛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彌遠人謂四木。三大犬同除陳大方胡大昌與丁大全同除人目爲三大犬。六君子遠竄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丁大全竄遠州號爲六君子。閻馬丁當國埶將亾而不悟閻妃怙寵丁大全馬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于門曰閻馬丁當國埶將亾。心如天地日月而爲外戚近習閉而食之包恢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是十步之外不能闚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白樂天文策林

何惟乎作事之乖方邪李福李全逞亂中土辜趙葵諸臣淮安底平斯時也新鄰之韃爲敵蒙古而金虜之運已衰乃聽蒙古歸地之謀蒙古來議伐金許功成之後以河南地來歸忽守緒脣齒之喻金主曰蒙古成國四十以

及西夏亾夏及我我亾必及於宋脣亾齒寒。自然之理。遼徽宗覆轍元文類蔡

城之亾宋之邊將自撤藩籬遼徽宗之覆轍。蝶蘖後禍會兵蔡州火縱積

薪而命危破竹遺禽悉就於俘纍守緒灰身於

煙焰端平咸金露布守緒方待盡於須史尚哀頑而拒旅麥雲旣剪知命危破竹之中。㧞

幟先登遂火縱積薪之下衣寶自焚於煙焰遺禽悉就於俘纍。孰不以平胡誠

爲大慶資治通鑑今年平吳誠爲大慶雪恥可酬生王也唐太宗詩

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而愚於此重有感焉金之亾也金

主卒能先國而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春秋繁露軷

之二帝受虜窖於狼狽焦窟之中驂戒二帝巡繳巢焦

窟。府俯同首於昏德重昏之號者金以徽宗爲昏德侯欽宗爲重

昏侯不翅天淵故張天綱曰我金之亾比女二帝

何如因人成事通鑑獻俘行賞獻金俘於太廟論功行賞能無

赧音喃赧而面赤然顏汗而心媿乎奏議抑斯不足責也

而愚又有感焉以遼而視女眞則女眞不可以

共事以金而視蒙古則蒙古豈可與同心合謀雖成破蔡之功而假道實有及虞之勢罪已詔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仇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鄰迨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膦可嗟乎逾黃河一帶水以趨汴眞德秀奏韃能越三關之阻以攻蔡豈不能逾黃河一帶水以趨汴。此不待蚤智之士而後知也南北之盟方定而宋先敗盟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才會兵起汴蒙古使王檝來曰何爲而敗盟也是曲在宋也王檝五至議

和不成以憂卒又遣使修好不見答而又幽之是直在蒙古矣宋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蒙古使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蒙古下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啓邊釁彼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不思信義之明皎如日月傳家錄王者臨御四夷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而反昧遠圖啓邊釁註見上是以北方未或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喬行簡疏百姓多壘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川蜀江陵襄

漢之間無日不干戈無人不介冑文嶒無歲不干戈。無人不介冑。不特賈誼所謂痛哭流涕蓋韓琦晝夜慟哭之日也鶴山集比日以來韃埶寖迫邊聲方棘不特賈誼所謂痛哭流涕蓋韓琦晝夜慟哭之日也。顧以瑣劣之賈似道獨當推轂可乎似道未聞有橫草尺寸之功鶴山集舊臣宿將日替月零驕將駿夫久縻廩祿未嘗有橫草尺寸之功。而陰乞蒙古之和陽獻諸路之捷似道乞和蒙古匿和議稱臣納幣之事以諸路大捷獻是召亂也漸至

國用不足而買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較分寸於繭絲斯民缺缺音缺。老子書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民不聊生也家愁戶怨李旴江集家愁戶怨。靡所控告是離民也君人者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敵是備禦而召之國語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則何以經國始蘖於史彌遠終失於賈似道雖能崇尚周程張朱宋史始終崇尚周程張朱義理之學罷黜王安石以成右文之

度宗

譽而昧於小人勿用之戒至諸生有檇堂文安嵒今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恥苟爲飽煖是貪周粟之義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然則理宗之理文焉而已耳度宗端拱虐器荒於酒色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宮中宴飲名曰排當陳宗禮曰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而亦以大任委之於師臣呼似道爲師臣師相而不名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任兵鸞對帝曰國事

方殿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而似道敢託伊周效充操莽翁合言似道以姊貴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充於操莽倖欲避位以要君帝祀明堂胡貴嬪兄顯祖請還宮似道乞罷政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妃爲尼似道始還量璘蘴王以積賂匿敗諱亡以養寇帝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曰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誣以他事賜死踞闞蠡率笑嗷湖山居中以運天下似道請行邊陰諷臺臣上疏以爲不若居中以

運天下。已而樊城失守襄陽繼叛襄陽圍五年力竭降元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樊城陷襄陽降東南不可守矣而天下之埶十去八九江立信遺書似道今天下之埶十去八九。平章平章汪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軍國重事果半閒堂中所可了邪似道作半閒堂。與羣妾踞地鬬蟋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恭宗幼穉元惡愈猘音制說文惡犬名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文天祥書日危月削如火消膏胡傳而半壁江南無一寸乾淨之地汪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似道意圖天功出師蕪湖似道鬬劉整死曰吾得天功也。乃出師方皇音彷徨怖愕心折骨驚少游集是何異鼱鼩音精劬小鼠也之襲猛狗漢文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贈虎至則靡耳螳臂之拒走輪虞初志螳臂之拒走輪耳。欲獲麞鹿而張兔罝音嗟哉物理論欲定天下而任小人欲捕麞鹿張兔罝也。由是游騎之上下呑江吸海元郝經曰游騎上下。呑江吸海。到處平

荑 伯顏詩馬首經從嶺島歸王師到處悉平荑○撍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 江淮諸壘望風披靡雖張傑遣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 音弗 遣兵入援而伯顏入建康已扼其吭 音抗 而有之 伯顏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 如囊中探丸圜中逐鹿無潛藏隱伏之地 桑海遺錄序此其國執垂盡殆如囊中探丸○圜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之地矣○ 內而廝僚叛宮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 太后詔朝堂榜 垂盡之緒猶踐蘭兴六

待白日 文章正宗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抱羽毛以赴烈火 韓詩外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 謀國者當如烏鏑之叢體 綱曰烈火燒心衆鏑叢體○ 百箭之攢心 古賦心攢百箭○背負迮刺 爲權宜之計而反執戮行人 廉希賢 於獨松關 在蘇州府吳江縣東北 以撩之 撩音遼挑弄也 怒焉 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 虜兵東入二百州 文天祥詩厥角稽首二百州○ 容易迎降 元主問曰汝等降何容易○ 而帝后三宮與元俱北掖庭良人泝沙漠而至朝帝胄僕隸

荒名臣褒議林庭良人污於沙漠玉牒帝胄僕於龍荒。辜餘燼未寒二王

端宗

益王廣王在福張宜中等立益王天祥世傑壯心塡海昝膽憂天文山詣南錄壯心欲塡海昝膽爲憂天。而帝播越海島惟魚鼈是見越絕帝崩度宗一子尚在陸秀夫

帝昺

立之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乃立衛王寄乾坤於水上文山集杜詩乾坤水上萍。胡兒歡宋兒怨北人樂南人愁文丞相崖山詩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流爲蛇若爲漢愁浮屍流血

洋水亦渾文山詩誰雌誰雄頃刻分流血浮屍洋水渾。而趙氏一塊肉帝崩楊太后曰我忍死至此者爲趙氏一塊肉耳。下飽鮫魚歐陽文。陸秀夫負帝溺于廣州厓山悲夫宋歷三百二十年初夏貴袖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始于汴迄于杭終于闔又終于廣初陳摶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黃屋果在否文山集杜詩黃屋今在否。六飛知何處哉厓山詩六飛杳靄知何處。雖然漸海無靈波濤不作輟耕錄元兵營漸江沙滸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

(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天亦不欲復存趙祀矣(張世傑曰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霾覆我舟舟遂覆)取天下于乙亥亦失于乙亥(太祖以乙亥歲取天下至後以乙亥歲失之非偶然也)得天下于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固如此也(元伯顏曰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於元乎何尤夫宋之立國以至誠待夷狄(呂氏曰以至誠待夷狄)未爲不是而乃侮於遼肉於金呑於元而受禍爲最酷何哉議者曰聲容盛

而實德衰論建多而成效少(圭齋[illegible]進宋史表)意者其亦然乎曰然

漢唐宋總論

夏商而後語有道之長而享曆綿永者莫過於周其後德蝕音食於衰季道徂於七國分而為三迭而為五呂竊嬴秦牛易馬晉與夫朝俯暮斨彼君此臣紛紛若歲餘之閏無容喙矣由周而後凝命之久者莫過於漢唐宋而要之制創法立代異世殊又不可不考也何也斷蛇奮旅秦

詩歌矣（漢高祖）晉陽擧旂隋惡除矣（唐高祖）而攘位於孤寡（宋太祖）曹馬之孤媚焉耳南陽擧韋東都烈矣（漢光武）靈武返旆舊物收矣（唐肅宗）而依栖於臨安（宋高宗）晉元之江左焉耳單于來朝蠻夷率服矣（漢）三會有圖胡越一家矣（唐）而侉肉於金元（宋）懷愍之臣虜焉耳漢唐豈宋所敢仰窺哉然觀家法所立之最善則彼雜霸（漢）雜夷（后）之

治尚秕（不成粟也）政也觀高（宋英宗后）曹（宋仁宗后）向（宋神宗后）孟（宋哲宗后）之稱賢則彼呂氏（漢高后）武氏（唐高宗后）之牝雞也對語分羹（漢高祖）手刃同氣（唐太宗）何如遵母后之敎者之爲厚（宋太祖）六經表章僅爲美談（漢武帝）文體三變（文藝傳高祖太宗絺章繪句王楊爲之伯玄宗時氣益雄渾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翺等和之法度森嚴此其極也）號稱復古（唐）又何如文星聚丁卯以兆伊洛湖關之學者

爲正賑哉（宋）故雖七制（詳論）漢迭承大綱允正（漢）
三宗（唐太宗德宗宣宗）繼美焉目以張（唐）而終不若致
治之正（九八條事要[illegible]長治內外 宬尚儉勤[illegible]禮寬仁）如許將所謂
遠過漢唐者也（宋）嗟夫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治漢唐宋豈眞不可爲夏商周哉用非其人多
（祇與同）見其治之敝耳故漢以節義是矣而激烈
風成唐以紀綱是矣而威令不肅宋以忠厚康
恥是矣而儒耎（音軟）弗振由此以治而亦由此以
敝由此以興而亦由此以亾法則是矣而人則非
也君人者能起敝以維風更化以奢治則四皇
不足五五帝不足六而古治復矣